

紫園草引

衡郡曾朝節撰



紫園者余所卜紫玉園也今不能即歸而同人於此歸則將託處焉蓋夢寐之所不能忘故凡近草一篇一什之存皆污之於

此園庶以寄余志夫余平日蓋  
學為儒者也所為詩若文不能  
工亦不期工與世詞家異趣聊  
用道述余志與余同趣者或賞  
音耳余門侍御太軒吳君觀察  
雲石岑君見而欲刻之茲其有

契於余也意亦另有在乎不則  
何以取哉

萬曆丙申閏月初吉

紫園草引畢

紫園草卷一

序

蓉城學會錄序

衡郡曾朝節著

學所以學為人也。不學不可以為人，則禽獸也。故學所以免為禽獸也。父子無親，可謂父子乎？君臣無義，可謂君臣乎？夫婦無別，可謂夫婦乎？兄弟無序，可謂兄弟乎？朋友無信，可謂朋友乎？不可以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無信可謂人乎？甚哉學之不可以已也。故學必知我人也。非禽獸也。然後知敬學矣。知敬學然

後能誠意正心而脩其身矣今之名為學者而其學不出於此豈非不自知其身之為人而非禽獸也與抑亦以不學之可以為人而不至為禽獸也與矣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人之大若是可不學乎節覽格齋訂學之語而慕蓉城諸公學為人者切也乃為一言以相質期同學焉

壽賀松澗年伯七十序

今年丁丑賀子澗南與闔子輩同舉進士秋八月賀子挽上虞令將以其便歸省尊君松澗先生乃之上虞闔子與賀子俱長沙習先生為詳而以私曾子曰

明年松澗先生壽七十矣賀子必且預壽於其歸省上虞第遙祝也吾與若輩於先生有子弟誼子亦固知先生盍序之因賀子以壽乎曾子乃執筆言曰余觀先生蓋有所以自壽者三焉往余見先生於南嶽麗澤會也先生蓋受學道林先生云道林亥子中間之旨先生盍言之所自得深矣夫味至腴者世味不能撓其神內守則外邪弗之能干也先生初拜陝州之命輒棄去屏居小雲谷山中即古文詞素所肆力亦不欲以滑和喪志故形逸則性定性定則氣完而壽因之矣益陽俗病侈靡偷且困莫之揀止也先

生慨然為書通告父老子弟而為還朴會月會凡二  
且聯同志講學其中諸所宜還朴數事條列之刊播  
邑人率循無怠學以興俗用頓革民漸饒足功繇先  
生鳴鳩之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夫德存其鄉人  
一鄉之精神相與流貫無病壅閼底滯此先生所為  
壽哉先生子四咸穎秀家郎澗東君用選拔將入都  
矣次即澗南既以南宮高等燁然有顯名往令上虞  
夙所積於問學者一一效之實政以無愧古循良吏  
則先生之教也而澤施遠矣乃益敷歷臺省福天下  
澤彌遠德且彌博俾先生壽康亦其常理所必然者

其能違之哉蓋壽厚於稟培之者人壽介於天享之  
者德故余謂先生有所以自壽者三以此賀子歸而  
稱觴先生當喜甚少選

天子錫綸誥褒焉悉如其子官以為上壽榮人又莫  
不嗟有道君子如松澗翁竟齊福壽若此也吾與若  
思以壽先生然先生自致固甚具則雖欲撰南山之  
什勒松栢之篇以效祝頌豈能有加於先生也哉

### 賀曹封君序

方黃太史序庶門壽豈也雙華君初舉進士為行人  
使歸壽翁三年而以數使能其職考績書最

天子錫璽書褒異乃君以其私疏曰臣所為奉奔走以能宣布

上命繇臣父劬勞畜臣躬自食畎畝不以臣任家人生業而王事靡盬之是念是圖且臣父年六十所矣惟幸恤臣私以其封畀臣父於是

天子覽其疏從之以君行人封翁蓋人自是稱翁曹封君云嗟夫往翁挾貲走吳越滇貴間與四方俠客酒徒驩遊固謂翁豪宕不羈為不用世而玩弄自放者耳由今觀翁雖其身之弗用務替之子使自樹而顯庸明時庶門信高致然彼直肥遁異夫沉溺貴富

貪饕而不知止者耳取與翁匹翁以其子顯不忘其國則庶皮翁有是哉

天子不第貴其子而貴翁旌翁之能成其子忠亦令世知忠其君之能自致乎孝也美哉其勸道之寓乎予嘗讀詩皇華四牡之篇其臣奉使而務舉職則稱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抑何忠且勤也乃其君念之而代之言則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其所以恤臣之私若此假令人臣有不遑將父之念而君不之知人君託臣以馳驅咨諏而或因將父之私忘靡及之懷所謂君臣兩失之矣吾未見君之遂臣以孝臣之效

君以忠也雙華君之持使節而四方也未嘗以念翁  
後王事可謂每懷靡及矣翁以隱君被衣冠受  
天子榮封不必躬馳驅咨諏之勞而儼然朝士大夫  
之於其家也則所謂不遑將父之念其亦可以釋乎  
封典之命下會翁壽六十雙華君以仍使臣留京師  
諸與君同年進者過而屬余言將往持以賀余既本  
翁之成雙華君者為異於鹿門之肥遁而復祝翁以  
壽蓋士之勞於鞅掌者或無當於老氏自嗇之旨而  
意有所不得展志有所不得怡則亦枯槁寂寞山澤  
之癯於生人之樂何有焉翁無仕宦之責享封君之

貴車徒雲從亦無妨於俠客酒徒之驩遊神情愉悅  
物累無擾且坐而觀雙華君之樹勲猷意欣欣也封  
章之錫固未涯而所謂壽豈亦豈有極哉

贈劉望榆令銅陵序

望榆劉君丙子登鄉書今年遂成進士夫荆山之玉  
其藏於璞猶石也而一售則無不珍也居久之主爵  
以其次銓令銅陵於是楚中同年留京師者相語曰  
往與銅陵笑語杯酒間也大之切劘以器業微之攻  
錯以質行披素道款情殷殷至矣既受檄曾不得息  
轡其鄉矧旦夕為吾儕留耶則之郭外祖餞而送之

而重以言曰夫所為國家寄民社而師帥之者君亦知其重乎薄書期會此無當於令而今令之所急也夫民子於令也其子之不即於安父若母不啻痛之於膚冥頑弗率則辱且玷視之矣嗟乎令子民而父母之責豈異哉蓋其重如此士以章句翹然舉於有司則莫不侈通顯卑薄令不足為然史所傳循吏其於令與今日秩非加崇乃其聲稱燁然耀於千萬禩何其重也是惟自重令而後世亦因以為令重誠無以為卑薄因是民社而撫存之燠休之率則誘進之俾有成不亦督教之也是所謂重民而父母之者也

此無論褒異之典在國家乃其精識練於熟諳當機裕於盤錯以都通顯樹鴻鉅蓋令之日素具之者而史家亦且載之列傳侈其聲稱照耀無極是亦所以為史重也往君與吾儕劇論慨然思古循良吏而冀與之並也吾見君之自重令而後世將因以為令重也蓋玉見珍則價連城薦明堂嗟乎人又不因以為荆山重者哉

贈秘書費省齋通考晉秩序

比余始第登朝每朝於費君班相綴也訝之馬出以問同年伍益齋君是凝如翼如雅馴溫恪者誰氏哉



則知為費君省齋於余蓋通家云已獲數數見訊往  
論舊意未嘗不相懽也益齋語余曰省齋君之以廕  
補祕書也蓋自其弱冠時翩翩然佳公子矣迨辱與  
同官習其為人居常好覽觀當代之典章爛然具在  
功令者談之若倒囊出物也彼其志意不渺小矣間  
為聲律自吟咏以取適搢紳皆稱費君曰博雅下之  
君謂祕書斯不亦舊德之遺世澤之垂哉余乃竦聽  
而嘆曰物之於庇也獨秀之枝蒨蔚葱蒨行者賴息  
焉乃若鄧林之野上薄浮雲廣若覆惟庇寧有窮乎  
往文憲公以射策第一登政府也歷相

### 武廟

世廟秉握鈞軸調贊元化既專而久功大德博所謂  
鄧林非耶乃少湖公成進士入翰林歷儀部郎文學  
風節為一時所推轂珠山公既以廕官至太僕丞著  
能聲省齋君則文憲曾孫也碩又犖犖祕書中見莫  
不謂明哲之胄冠冕之英也本之則貽安

### 廟社禳福窠區天與

祖宗臨之矣慶流苗裔非其庇之者宜遠哉益齋又  
謂余省齋君之為祕書九年也用課最晉秩祠部主  
事駸駸都融顯焉將與諸同寅往稱賀惟子之文之

也余不佞遂因諸君諗曰令甲之於相臣裔也不直授以事優游清華之署積考而任之彼誠漸於文藻世史翰之業乃相習也器業已具名聲隆隆以興則陟穹階躋於卿佐母惜焉此不獨食舊德蒙遺澤所繇自致有道矣君自視篆祕書以素諳習典章故諸所出納絲綸一切治辦而擢今秩積今秩進之將益尊用厚自樹而光先猷以報國家此不坐策而矣哉嗟乎所為世世庇者則又焉可測也

壽劉母曾太孺人六十序

余與抑亭劉子同年舉進士劉子授令平湖暮而政

有聲于浙平湖士大夫口其政詳余聞而艷羨嘆嗟焉以問龍華教子義麓甘子教子曰劉子之善平湖令也是母曾之教也夫劉母曾之成劉子也不啻母也劉子之兄珣相與為公車業也日佐南潭公督教之惟謹曰爾父以文行擅而不獲與汝伯奮于科第以償所宜有願不取償于兒輩誰望耶蓋伯為月川公舉甲辰進士至列卿而父南漳公僅以令至興化郡倅乃劉母之所為督劉子者彼固有所激云今人之為子弟賢者天固開之而為世所需未嘗不本其母之賢以督教之始迄于成立則非盡天也若劉子

之他日用平湖起也非劉母貽哉甘子曰劉子之母  
錙而母曾嫡母也母曾六舉子而自有子珣矣乃猶  
恐恐然嗣胤之艱為南漳公謀側室二年而遂舉抑  
亭子矣此豈可與尋常筭黛之倫同情哉兄珣為諸  
生名亦籍甚稱聯璧比癸酉獨抑亭子得雋母乃大  
喜曰瑗兒足償父志愉快矣何必珣兒未第恨哉蓋  
其於劉子如此劉母不知劉子之非已出而即已子  
劉子若不知有母錙亦若不知其非母曾子此皆鄉  
黨之美談人倫之楷模已少選而劉子以書抵京師  
語余曰吾母曾明年壽六十矣吾之將與子別也固

欲子詞之而吾母曾今固與母錙偕來就升斗養在  
平湖邸舍吾子於詞豈忘之哉余乃復就甘子問劉  
母安劉子養矣然令與南漳公相徜徉家庭宜更樂  
而來就養豈其喜劉子之成而欲旦夕見之哉甘子  
稱劉母入邸舍見劉子惟矣則益督教之曰士人之  
守官也即所以守身古人一介之節豈以初終異致  
乎勉哉吾子夫仕若廉士即不墮汝父南漳宦蹟矣  
攻苦吾甘之也嗟夫今世之期其子弟以一第第矣  
則恒視其富貴華澤以為忧喜子誠賢忘其口約於  
家人親志之謂何則有脩潔於其家污敗於其官者

亦其漸漬然也信若劉母督劉子廉則庶幾哉民陰受惠於內教之賜矣然劉子令平湖方駸駸察於上官首薦列於

朝臺垣卿省之秩次第以登陰受賜於劉母行遍區宇豈直

天子用封賜之典數數褒異之哉語曰天道無親恒與善人民之所陰德者天亦陰隲之使劉母壽踰百而未已聊於平湖卜之哉教子甘子為劉子同鄉皆有詞壽劉母乃余第聞二子之語而論其槩以復劉子劉子其為余告太孺人曰曾子所為壽詞如此也

贈光祿德銘王先生歸瓊州序

往文銘先生之為光祿監事歸也當是時出吾師之門二十餘人者相與繪圖為詩歌叙其行吾師喜而進之曰諸子之重吾伯兄別也情也踰兩暮而為今已卯次公德銘先生亦繼為光祿監事將別吾師以歸諸子之留京師者則又重先生之別而謀以言申之於祖道於是某既為詩勒之於卷乃顧同門士而告曰次公之乞一命於朝務以其職冀自效於異日者亦知其志乎士才足以給任使程功能而束之以經生之業則意常緼結而不舒器具而不得當無所

繇以幾幸於世恚然而不能已則憤恨鬱怒之氣必  
思以洩之於他以竟其欲為之萬一蓋嘗觀古人之  
欲遇其主也苟可以顯王伯之略則雖負俎飯牛以  
覬其我知而曾不謂之鄙苟其塗有能自通於時則  
雖以下式之賢相如之才以其賞隸仕籍而卒以樹  
蹟揚芬有稱於來世乃次公之綜緝於術業有年襮  
矣吾師嘗津津道之也曰余仲兄之業既成足以俯  
拾一第而數常竒也即不佞某數以其間謁次公於  
師之邸舍私其所論議而深其為人未嘗不慕其所  
為自立者業固殊也屆秋而以太學試順天顧復不

得雋嗟乎士服勤苦靡歲月矻矻而勸其業至售則  
左未有遇焉抑將廢而任之終年挾空策而不以投  
邪宜乎其憤恨鬱怒之氣思有所洩而乞一命以自  
效也然吾聞之士患器之不素具器具矣母問職之  
織鉅冗峻皆獲自見世無得而軒輕焉患志之不自  
卓志卓矣母問資之甲乙上下我之所持以蘄卒有  
合者將盡酬其素而豈齟齬之憂哉今先生一罷經  
生業而拜

命關下則遂通籍禁近之地日侍

天子之殿陛以其職周旋奔走於左右有如

天子一見而鑒其狀貌知其素儒者而器與志之果異也倘亦阿衡五穀之遇哉頃

天子至神聖方寤寐天下之才賢誠才且賢即超格越次驟貴而任之母惜焉固千載一時已則先生之歸瓊也當毋戀戀於其鄉而庶幾他日之有遇合以無負於志蓋語稱力田不如逢年者謂此哉乃吾同門士亦幸師之日與先生聚而歡也而引領於其繼見矣

### 石鼓書院志序

按蔡毅所黃公備兵衡以南而會上允言臣議楚督

學間歲不一至衡改屬之備兵於是公奉璽書督衡以南學則與衡以南士更始士竭履遵要束砥淬檢柙翕乎彬彬蓋嚴其師者近效自相懸也歲既用章句文藝精品其優劣暇乃群士石鼓書院誨諭以理學俾咸知及求身心原本性命勿徒章句文藝為也油油然答問論說相羊歌詠宛若風雩浴沂之致矣已閱書院舊志闕陋檄郡博羅君以託王刺史心雪刪潤綴飾彙為六卷於諸先生所嘗啟迪石鼓教言加詳焉刻將訖工公抵書京師示不佞節曰足下豈能忘梓里有石鼓哉志成幸有言也余惟家大人之

教其子若姓治生業也且必藉其故產遺事與其誠  
訓而切切焉漏佚之患何則誠欲使時覽觀而思振  
其業也夫士業學也公進諸士講業石鼓視石鼓重  
矣緊茲突然當二流之交翼然宅山水之勝者前人  
之所以規恢賢儒之所以教示不謀載而傳之豈所  
云標勝永蹟徵往而眎後哉此公所為拳拳也然余  
竊謂公貞志亮節人也士之嚴公殆凜凜如威神然  
誠悼於宿望矣今公乃頽霽容怡色所與諸士坐石  
鼓而談學也肫切反覆異有以領悟士亦傾意舒志  
依然各自幸其得所宗者蓋校試以嚴敷教以寬

於志明所稱模範要自殊也

### 賀應川熊公擢滇南憲副序

今上御極八年春大計天下群吏諸所為稽覈殿最  
汰陟之者加嚴且慎焉守括郡應川熊公課最為天  
下第一當陟於是滇南按察憲副缺陟公往使備兵  
人人榮公用循良蒙顯擢頌上加意元元不後課最  
之賞勸吏治於成乃若斯亟也余過同門遂昌令鍾

君問熊公所以守括狀安所受上知而有今陟遂昌  
君謂余公真醇豈弟人也然總之蓋有四善焉括僻  
在萬山中俗朴陋羯獍曠徒健卒頗易為茲徃徃置  
于理不少衰止公至曰吾不忍戮人于三尺為也曩  
不稱治繩烹鮮哉第問民所便苦與罷之率先十邑  
長吏一意撫字不欲以操切傷德化也此公之仁嘗  
為都水部榷稅浙會北關車舶輻湊不難于自黥則  
作四箴以自儆蓋其脩潔若處女素所自砥也乃在  
括尤以冰蘖勵操曾未有一塵之溜矚然既信於民  
矣此公之廉拔薤之治不數數然也比黠猾舞文法

嘗公輒法之不貸左右惴恐其側一嘖笑不以假者  
此公之嚴才與誠合不知有世俗攬挹揆枕態而物  
情叵測一見洞燭其底臧否上下莫之能淆遁也此  
公之明明以用嚴嚴以成廉廉以敷仁未笞捶而姦  
戢不條教而俗化士民感之真若赤子而父母也顧  
不亦於計左哉余聞而嗟曰論考而晉其秩所以褒  
臣子之功量才而畀之任所以究經略之業今上覆  
孟六合海隅莫不嚮風矧滇南被服文教比于畿甸  
固上所欲綏奠也公行得無意乎即所以治括者驅



筴文武之吏仁無不懷廉無不服嚴則無玩明罔或欺宣上威德振飭法紀以鎮壓殊俗此非公屏翰之偉烈疆圉之遠猷哉盖由括卜之矣於是遂昌君離席請曰某不佞竊窺公深矣曷書其言以為公賀遂書之

### 壽張月洲翁八十序

余間與職方費公相過從則數談邊事云職方公曰國家之治邊其猶之攝生矣善攝生者之於其身也外邪弗之能奸然後調吾榮衛焉滋吾元氣焉不期壽而壽臻矣方今虜酋效款邊圉晏如故內地絕鋒

鏑之憂黎庶有室家之樂乘其暇脩其備豐殖以蓄聚浸濯以德誼斯不亦社稷靈長之休徵而躋仁壽於無疆者哉余聞而喜曰美哉吾今而後知攝生之通於治邊也敢問其所以為備職方公曰馬惡其數騁也數騁則佚器惡其數操也數操則敝故水之積也厚然後穿林莽決坎坳滔滔汨汨四達而不止豈非不翕聚則不發散其安閒而無事乃所以蓄敢戰之氣百戰而不殆者哉余乃謂職方公曰盖余聞談邊而得月洲翁所為壽焉翁方伯公長子也少年誦博士家言游庠序其得於口授面命猶染也翁以方

伯公既致政家居乃例授金吾為終養計夫公車之  
業廢仕宦之道誣矣人孰不訝之哉不知此殆所以  
成翁者也今之縻仕宦者喜怒毀譽撼其外榮辱欣  
戚撓其內戴冕被紱不華於管蒯齧肥飫珍不甘於  
藜藿翁既不甯於世累居常優游恬愉嘯傲咏歌灌  
園蒔花而已蓋治邊者虜寇不吾犯則國勢安攝生  
者外邪不能奸則性命固翁今八十顧猶氣健神王  
駸駸未涯也豈非自頤之效宜爾哉且微獨此也翁  
既遵養不以其身接踵方伯之勲烈而顯於世故其  
氣停涵醞釀以能有諸孫相與秀發於一時似替而

復興若斷而更續也則信乎翁聚發散其理有斷然  
不爽者假令挹之太盈索之務竭其於作室者之不  
成三瓦為何如而又能必之後哉於是職方公欣然  
笑曰吾第論邊事也而君以况吾舅氏蓋職方公於  
翁為甥請予文以壽翁者甚力將與同里中翰姚心  
庭諸公使使持而壽焉翁有至性坦夷樸茂而好施  
與敦姻族之誼為篤常緝族譜聯其宗人名公翰墨  
手錄至成帙而迨老猶賦詩作大書以自娛所著有  
蛾眉集續志稿職方公常津津道之也

壽封君西溪翁六十序

冲宇曹君讀中祕書踰年會今上覃恩在廷諸臣再  
踰年為己卯秋九月君既授監察御史司封以前例  
奏上於是西溪翁拜監察御史封越今年庚辰翁春  
秋滿六十維時與君同讀中祕書三十餘人以使事  
或予告去京師凡五六人乃留京師者則謁翁邸舍  
而賀焉相語曰今翁拜封正惟獻壽之期冲宇君固  
且被命視鹺淮揚便道還其里念所為代祝於翁之  
堂安得而無言乎節齒差長於諸君祝者必以齒節  
乃言曰今之效觴祝者則必稱南山矣此非獨謂盤  
踞廣博能久存而止也其形穹窿峻危岡巒積而林

谷幽然後兩間之氣停蓄醞藉而生鉅材故夫梗枿  
杞梓無產於磽确之原者不直斧斤之尋於上而其  
地力不能有也天保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  
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是南山壽而松柏茂物理固有  
相待者乎睹松柏然後知南山之壽而祝者之必以  
况也今觀翁之德乃嘆所為能有冲宇君而壽與南  
山埒其理固然而不爽也翁長者也寬厚忠信之行  
宗族少長無不人人戴之者其以訓子若孫子若孫  
恂恂奉之惟謹或微有過失輒端坐不食譙責之必  
羅跪請罪乃解居常顧未嘗見疾言怒色人間侮翁

翁弗與較惟徐出一言應之無不愧服行之最著者如里中僉徭役在令甲視丁出錢翁慨然曰族空乏者十九誠不能出丁錢也柰何卒令逋公家而負之吾有薄田數十畝雖產不逾中人視之某某則贏矣吾何避哉長子歿遂籍仲子名應役仲子即冲宇君也是時冲宇君甫十齡耳而逾數歲補博士弟子例免役矣復約鄉之長老立為會名曰義會其議不復論丁而第論糧盖冲宇君以博士弟子輸役錢者十餘年及丁丑仕京官邑大夫為免闔族役翁乃喜曰此余之志也夫仲子成之矣是歲衆始罷義會云嗟

夫翁之於族人若此矣彼其德岡陵不足以喻高厚氣之停蓄醞藉以生材雋即欲其不採掇而棟明堂也能哉自余與冲宇君日相聚承明著作之庭未嘗不伏其所為自挾者絕殊也真醇粹温德器不雕鐫而美望而覘其所至者久遠矣其於學敏妙穎秀爛乎霞彩之布郁然秀卉之披也竟所建立經綸將相之業豈勝道哉然余惟榱桷杞梓之材微重巒邃谷不生此物之託於地也山之穹窿峻危其基彌久而彌固故其地力益厚殖材益蕃今上孜孜化理務得才賢相與共治用綿萬年之曆而冲宇君方以詞林

之儁有聲臺中固廟堂所急需也惟翁其永享南山之壽而觀君之有成業哉是同館之士所共南望而遙以祝也

### 壽許一陽序

僕石君寓京邸久時過余抵掌論議未嘗不稱其鄉之長者蓋天下之俗漸媮靡矣正嘉之代風尚猶未漓人生其時故多愿慤質野恂恂然古君子之遺蓋漸於淳龐之化與其氣運之盛融結凝固世以康阜壽考其理宜爾也余楚人也楚南徼尤號朴陋民有竟老足不踐城市者彼惟不知有所羨於世也今

其人乃有至百二三十歲其子之眉亦龐龐然白也此何嘗習養生家言導氣煉形以祈長生久視哉僕石君顧輒然笑而語余曰公不覩松栢邪產於蘄巖崖谷之間雨露滋之不與萬卉競華萬卉萎矣不以歲寒易操此以為得所植耳有好事焉移之通都之中雜於繁麗之圃霜雪能摧折之乎故世有貞心之士稟受以定執持弗渝即令致身巖廊紛華權利日交於目其德彌固其神彌王也豈以其地異哉因語余其鄉長者則稱其族兄一陽不置且謂之曰公太史也吾將悉數一陽兄之行而太史公書之蓋一陽

諱東常從其姊夫程君商吳越燕趙間既以其力饒  
程君貴久之而亦自以貴雄里中生平好遵禮自飭  
不苟然諾口遂遂不舍一詞其與親友交退自巽抑  
意藹如也念其母程攻苦撫孤言及輒泫然泣下程  
壽九十有五怡顏承順如一日也篤愛其弟春自其  
在襁褓失怙教畜之所置屋舍貲產悉分給焉無何  
弟卒撫二姪曾已子不啻矣以彼其行誠薦孝友乃  
若此即其人嘗操計然之策親貿易之業豈其有所  
染於媮靡之俗而不亦古君子之遺哉於是余乃操  
筆以復幙石君曰雖有松柏不遇霜雪無以著其貞

雖有大隱不溷市廛無以徵其行則一陽謂哉豈所  
稱漸於淳龐之化者耶亦其當氣運之盛融結凝固  
者耶今壽踰七十高矣子世祿世寵克脩舊業而息  
之循循雅飭如儒生孫五乃皆秀發福綿綿長也嗟  
乎此固有以基之矣

贈費國聘擢四川憲僉序

國聘楚才子也年童童踰弱冠該綜群籍翹然望古  
人之堂奧舉踵至焉為文浩衍凌厲務極其姿態至  
稱詩於晉魏以還諸名家若與之並代同遊聆聲響  
鑒形貌有味乎言之倚馬歌詠風韻秀雅蘊籍沉着

一時號能詩者莫不心慕而伏之於是人人知國聘  
詩聲名殷殷起都下矣某不佞同國聘讀書中祕相  
切磋為久則未嘗不自慙其愚且劣徒以其跡廁於  
後無能共勉於不朽之令圖也乃國聘自入省闈為  
言官不沾沾自喜於文詞退直暇益討論典章所宜  
脩舉治理所宜增埤犁然有當於心即草奏上之某  
間過國聘邸舍指示壁間所揭九邊圖阨塞要害歷  
歷如親履之者笑謂曰此正吾今日談兵時也蓋國  
聘於給諫為兵科云嗟乎抱通方之器者不泥其習  
裕匡世之才者不局其用未授之事挾牘操管戛玉

鏗金馳騁藝苑才也任責就列畢慮矢謨奉胡言胡  
功見事立亦才也假令國聘在給諫不遷竟所欲效  
其於經略之要機疆場之利病豈其有槩於中而不  
以披瀝於擘畫哉歲餘而會四川按察憲僉缺銓部  
以請遂擢國聘往若曰國聘才試之外臺以觀其施  
同鄉盧廷才蔡充運李善夫暨某輩者皆與國聘同  
丁丑進愴然今昔離合之感謀為言以叙其行而國  
聘亦謂某宜有言某也陋顧何以益國聘哉嘗聞四  
方之治寔係之監司監司持體於上然後庶官憚而  
不敢虐用其民何者有罰之貪良能否監司秉公明

臨之矣以其狀白直指撫臺將憑之而譴且舉焉一  
不得其當豈無寄耳目於他哉乃庶官無嚴監司矣  
故有務為長厚者暱私庇邪以示周容見謂保全之  
不知其惠奸也國家所使觀察冠惠文弭正糾繩者  
謂何而泄泄然承獎襲繆我國聘諤諤給諫中今殆  
為監司重乎某知國聘之不以觀察惠奸也已攬轡  
行郡國睹所謂草堂花溪遺跡而動其戀闕懷人之  
思即欲無詩能乎則二三兄弟之所欲聞也

贈盧德玉令高安序

今年四月余以楚藩之役離京師德玉餞余都門及

余兩藩竣事德玉授高安令取道還祁相與握手臨  
蒸則語余曰里中同年以贈言屬子於其歸也再過  
衡且將快意聆所以談令之道夫贈者增也子何以  
增我嗟乎余未嘗習令顧安所增盧高安哉頃自以  
使事遊歷徐淮吳浙踰江入楚所至竊考問吏治之  
得失民情之順逆未嘗不慨然嘆曰今之所係於令  
也不尤重乎夫今何時邪主上勵精治理振起媮惰  
而繩糾之一有所欲行於有司予之程期而使凜凜  
赴焉夫其責成也急於是其有取具空文以炫飾一時  
上或不之問而民不勝怨怨積害成安在其奉主上



德意哉乃有務示姑息寧後公家之期見謂寬大渾厚不知上之所予我期者欲治理成也月而試之歲而計之豈其不能辦者柰何與上意背也故有為善令者於此時上之急而孜孜焉令之下也如日有所臨於我也隨事而勤圖之從容慎慮而張弛焉其行之而弗逆與行之不然以意調劑而宜其民不拘於法而不廢法卒之事治而民安上不責其怠而下不以為厲此所以將順上指而綏和其民之道也故上之程期若迫而我以勤上之督責若嚴而我以慎其不然者而徒曰迫也嚴也將縱弛而可邪不兢兢奉

法之圖而以病法及其末也上不勝其責而始以勤民民亦不勝其怨又將移之上矣蓋得失順逆之鏡若此高安為瑞首治其賦特重而民號難治條教之行有司者於高安事為尤劇德玉其母亦以其勤慎者圖之哉德玉居家以孝稱大義卓然於其鄉外寬和謙下而內執持確乎其不可奪乃何有於高安則余強欲言之要不足以增德玉也

壽馮滸東七十序

余嘗睹恒人之情見有澤一虫鳥者則為祝之曰嗟若人百歲見有澤一孤嫠弱子憫傷顛踣無告之衆

者則為祝之曰嗟若人千歲何者澤之者不以斲人  
祝祝之者非以為若人報而自與天道合也其施洋  
洋其壽彌康其德蕩蕩其壽無量詩曰克昌厥後綏  
我眉壽茲非其徵歟乃今若蜀之潯東先生者長君  
少濱公寔來令耒陽所為綏懷耒民蓋皆頌德於潯  
東先生云方長公受部檄來而下車先生輒遺之書  
若曰守官莫先於浚身處官莫急於勤政女子佩蘭  
非以為遠聞也致其德馨而已農夫荷鋤非以為自  
勞也勉其歲功而已諸所以語長公甚具不悉聞聞  
其大者若此凡長公之德政非即先生所手澤乎耒

耒耒之文無害故善舞弄為奸囚長公蒞之蒞甚  
每左右顧輒凜凜辟易莫敢前耒故多逋負催科難  
於他邑長公廉其弊曰此非包納者之緩公家期乎  
一一置之法於是戶各以其逋償歡然樂輸無復後  
者已視他邑乃更先焉耒嘗有疑獄蓋久之而不能  
決長公一訊即得其情人莫不服其神明暇則問民  
所疾苦見耒嘗不咨咨蹙額而思與之蘇息也乃如  
身親四出以賑饑嚴立保伍以防盜區畫丈量以便  
民真不啻若慈父之於其子矣凡長公所以仰體先  
生之教即先生親蒞於耒以為耒民德豈復有加哉

今年十月朔先生七十誕辰耒之民祝曰自公至耒  
不為文無害奸囹翁宜壽公革包納之弊上不責民  
以逋翁宜壽公神明決吾耒疑獄民以無寃翁宜壽  
公念民之疾苦如將在其身焉翁宜壽吾耒饑公親  
至其鄉就民而賑之翁宜壽保伍嚴民無敢匪盜者  
四境以安翁宜壽丈量之法行公預為區畫務以便  
民民百世利焉翁宜壽於是吾友瑞庭氏復以告余  
曰吾耒之民以長公之德祝先生壽先生不能辭文  
之於軸以壽先生於蜀茲吾鄉太史氏之責余謂之  
曰彼澤一虫鳥者百歲先生長公之於耒即三戶奚

帝虫鳥乎澤一嫠弱顛踣千歲先生長公之於耒無  
不被其澤者奚帝嫠弱顛踣乎先生當百歲千歲至  
於無期豈非天道自然之恒理哉然余聞先生嘗從  
楊芳洲太史受春秋鳳阿姜大司成稱為遺才司訓  
寧州用特薦擢令呈貢有惠政其解綬而歸涪江之  
東也第與二三友人彈碁課詩飲酒為樂視世味泊  
如也夫方其用也以所自挾者親致之民及其歸也  
以其未盡施者致之於子斯其德容可測哉則先生  
之壽果無期矣

紫園草卷一終

紫園草卷二

序

賀東臯翁暨配王孺人偕壽序

衡郡曾朝節著

我邑少玄父母當去年庚辰捧檄至即以能吏稱膺  
獎邑中皆躍然喜曰信於上者速若此占後效者以  
今日宜賀侯固辭邑有太史氏職論撰而吾母王明  
年壽六十家君東臯翁壬午亦六十諸公丐太史氏  
以壽吾父母則愈於賀獎什百矣於是史節適以竣  
使事還衡陽邑司訓見竹徐君輒馳書幣見屬且曰

方侯辭獎賀待先生以壽二尊人也今賀二尊人偕  
壽而按院朱公之獎亦至願先生並著之焉及余還  
邑徐君則率庠彥申前請節也鄙蓋第有感於父母  
之義夫侯之壽其父母是壽邑人之大父母也邑人  
壽侯之父母亦以自壽其大父母也何也侯固我父  
母也余竊睹侯治邑之狀諸不得已之供勿以勤民  
取額派之董董者而自羸縮焉有不給則貽書東臯  
翁願以家之餘貲為邑費償語人曰邑我之家也父  
母為其子弟支百費固當耳其民之弗率令也則為  
嚴其法而治之無所貸曰民之跡弛于寬縱舊矣刑

固所以威息而輔化理邑以畏法循紀訟獄息而刑  
罰罕用故家大人嚴則子弟逡巡侯視其顏色法不  
素立有急而後苛峻以逞視此宜相懸也蓋侯以父  
母自視以子弟視民則民視侯之父母即其大父母  
所欲舉首加額以效祝頌者宜何如其切哉徐君乃  
復請曰先生稱壽大父母以父母也若侯之父母則  
真邑之大父母矣侯方蒞邑東臯翁寄之詩大都欲  
侯綏懷我邑視邑之人若其子姓也侯以丈量行田  
間寔維觴祝大母之期大母則聽侯之念民不以其  
私妨民事嗟乎父母我邑侯責也誠任之矣恒情大

父母之於子姓乃多未若父母之愛其子者而何其獨爾爾哉此邑人所為舉首加額以效祝頌者宜尤切也侯禮庠校加薦其視博士曰是吾子弟之師也其視弟子員曰是吾子弟之秀也乃徐君之來屬余詞則首述民情之大者故論撰詳焉東臯翁領已酉鄉薦為郡安仁教諭人士頌其遺澤擢令呈貢未上已補從化檄監督大征數見其奇與欽賞以不悅於上官格其功竟調漳平成有偉蹟倘東臯翁之與王太夫人偕躋上壽乎侯用我邑召入駸駸顯重矣

#### 四書三說序

明制養士庠序首以四書義試其說一遵朱晦菴先生集註諸與集註相發明者又輯為大全一書既極詳備厥後乃有蔡虛齋氏蒙引林次崖氏存疑陳紫峯氏淺說三氏皆閩產而理學名世相先後蓋蒙引之說辨存疑之說約淺說之旨暢士繇庠序試有司欲講於朱註而明其說舍三書曷以焉自頃士溺剽竊稍稍知為文爭慕其捷而投足焉其於書義裁足掩耳目而倖合之耳是三說者士且不盡家有其書而况究其歸哉觀察慕雲管公之督湖以南學也重嘏士之不務實學而數郡於楚為尤僻遠士欲得全

書讀之固難乃手自編輯三說刻之衡州每章先淺說次蒙引次存疑條分彙集挾一冊而三書爛然嘉惠湖以南士抑何博邪既命貢士李生籥輩訂其訛告成事矣間屬不佞書一言弁之篇首不佞竊以謂士之於書其卑者若所云掩耳目而倖合之耳其高者又或脫去訓詁超然自得於言詮之外豈不脗合聖人之遺旨而說書者之所貴哉然使其果有合於聖人之遺旨世固無從議之而其弊也遂因以流於猖狂謬妄蕩然而無所準業舉者襲之則亦崇清空為眇論黜體認為迂濶而文體亦遂漓矣然後知試

士之必以朱註所以示說之有定弗可得而悖也三說之闡發朱註所以羽翼一定之說弗可得而遺也茲編出將使士皆知務實學毋徒剽竊以苟進取即有能超然自得言詮之外不流於猖狂謬妄以墮清空之病其關於世教不輕而亦奚啻嘉惠湖以南士哉

### 許氏族譜序

往先贈君有意於家譜將鋟梓未竟而即世庚申龍隱之課諸孤學也許君某以其兩弟未受業於余與先贈君論譜許君蓋譜成而與先贈君意券合先贈

君謂許君曰夫譜者非徒以譜其世系爾已是以譜其身也人之一身頂踵異矣氣血脈絡周流而無所底滯有痛癢不關者乎上之祖禰中之兄弟下之孫子舉吾族人咸吾一身何殊頂踵哉故族人感則感族人喜則喜而痛癢不關將氣血脈絡病邪不知譜之譜其身也未易語譜許君聞而瞿然丐余盍書先贈君語以序吾譜余曰諾數年而余為翰林歸里中始以其間復許君曰賢才出而國昌子孫賢而族大君欲大其族殆將有賢子孫乎而子孫賢必善積善積必餘慶夫善者積於不見者也人可得而見者有

心也天無心有心不可謂合天矣積於冥冥故曰陰德人陰而積之天亦陰而隲之子孫之賢族之大其在茲乎余既為是語復許君乃許君謝曰甚矣吾許氏之幸也明譜其身之說則世思以薦於親親明積於不見之說則世思以脩之冥冥而其於吾譜族之意庶亦無負也哉

賀清宇林君憲臺獎薦序

天下之治首吏治吏治得則治吏治失則不治夫天下非一邑一令而吏治不皆得斯烏可遽語治哉蓋願治者視吏治誠重矣銓衡分責之臺司而精鑒別



於所部之吏籍奏而聽下上焉故殿最明而兢勸速也嗟乎鑒別一耳上意在吏之取辦一切乃皆以能吏進而吏莫不相勸為能馬上意在吏之奉職循理乃皆以良吏進而吏莫不相勸為良焉然能吏敏給振矜常足以屈良吏而自見其材譎良吏不欲以武新損德讓操切傷化理與俗吏異流俗見以為迂以彼能吏故能吏售不薦達之亦亟獎重之矣良吏抑天下孰勸為良吏此豈上所以重吏治意哉交河太史氏余雲衢君語予其令清宇林君者其於交河務在問民所疾苦重禮讓興教化有古循良吏風厥初

巡撫御史大夫宋公既下檄獎之以風他邑至是巡按御史李公列其治狀薦於朝以備徵召皆若有取於能為古循良者而弗之迂為世道慶且將有以賀林君焉予聞之乃欣然操筆著其事曰虎嘯而風寡戾龍興而雲滃鬱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士豈不係於遘會遇時乎哉我

皇上永惟上理數下

詔旨主爵大臣母弟以刻礮溪文進群吏所督責天下郡邑在辨其循與不循耳交河為畿輔近邑林君遂用留都之經術名士響應

德意趨

上所急明足以發奸摘伏而不為鵩擊隨剔賈明察之譽才足以應卒處紛而不為喜事好名眩幹局之智視便民者與興之不便民者與罷之頒條教進耆老訓誨子弟以趨善違惡而於庠序尤津津與語其所學務以崇長禮教化導風俗養育才俊振起其緒雖一邑於治其於天下之治謂非致理之漸先於近畿激勸之端始於首善者哉故吾不能必天下皆良吏也一良吏售則莫不勸而為良吏莫不勸而為良吏則吏治無不得而天下以治諸公之以林君獎且

薦而風天下而林君受獎且薦於諸公也吾豈直為交河喜得今哉亦顯顯然翹首望天下之治矣

壽江竹泉六十序

歛蓋有隱君子江竹泉公同年侍御念所以語不佞不佞常咨咨嘆慕之也世之顯人魁士縹組影纓析圭儋爵功烈著乎竹帛垂於春秋豈獨其身之美文章及其術業隆名姘節能自致之哉干霄之木不于硤壤吞舟之魚不于牛溲故其先必有韜光葆和闇然內脩者而其後乃蔚茂昌熾也夫竹泉公誠長者矣其子若孫固必有穎拔不群者出而樹於世發其

幽潛矣居無何其伯子某亟請于侍御稱公今年十二月壽且滿六十屆期而肅衆子與孫獻觴祝如禮則念翁雖歸然長雄里巷間乎行誼鬱於其鄉無從托諸海內賢士大夫之一言以彰賁之顯揚之謂何乃侍御則過屬不佞而謂不佞史氏在搜采軼行遺事若關於孝友之大節慷慨施予之義要不必躬聽睹掇拾而綴之以風世勸俗則竹泉公者吾族稱之矣吾鄉黨交稱之矣烏得而不書乎於是不佞操牘論述公之大者如侍御指公名某字某自少有至性事其父母百方務得其驩心父母亦甚憐愛之其於

兄弟油油如也皓首無間言約束其子姓皆檢押有規矩既以勤儉持其家政至踈戚貧乏孤孀之不能贍給者周恤之閔閔乎若其在已也以是人莫不稱其長者丈夫子六長皆賈遊吳越燕薊以其貲致積著還進其殼繡珍異為公壽而其幼應兆克邑弟子員有聲試輒高等人人指屈其大成諸孫亦十餘人朝夕繞膝下甚驩公随才器督教之咸令有立云不佞既著公之為人詳其子姓則就侍御論之曰鄧林之野而干霄之木乃生之矣溟渤之區而吞舟之魚乃歸之矣以公之質行若彼而其子姓若此儻所云

必有穎拔不群出而樹於世發其幽潛非誣也即不佞今第著之以示於人而又其德將所以徼福後來揚徽綸綍而食其報以為上壽榮者豈有涯哉

肖荆訓序

余郡司訓先生李雲安君者慕義篤行君子也頃余使歸里中君日造敝廬問余學坐語常移日意津津不休余舉以問里中士皆稱君於諸士有造就恩士初綴藉及優考得升補常苦貧不能脩例為禮他固多取如數務得之君度士貧卻不納則語士曰吾職訓士也非以士攫也已卯有應廣右典試聘黃安訓

馬某者當行而病疫至衡病且急內顧其橐金盡矣莫憐之者君曰馬君非吾黨乎不赴其急而令道死豈得以疫善染解且死生數也遽促騎之邸入坐榻慰藉屬醫療治日躬省視復為移檄報廣右止應聘行而留之衡月餘調護之者備至既痊始送之東歸蓋君之篤信好急人難醜於友道類如此今年二月余以壯還去里中君於余戀戀有不能別者余謂君曰夫余不佞而謬有當於君也君則何請遂巡謝不敢君之門人甯君李君歐君語余以君欲余書所為肖荆訓者余應曰諾居京師數月冗不暇為至是三

君亦來京將旋數懇屬草曰將藉手以見先生嗟乎君豈以余言足為君之賢子孫重乎乃其事何可以不書蓋君之鄉有冉氏者世孝友常培紫荆書舍前而榮及其後世孝友衰荆亦枯死門祚遂微以其地鬻他氏再鬻竟以歸君君始葺故舍新之群子弟讀書其中忽一日荆之廢不復存者萌芽挺生久遂既茁而葩成拱把矣夫以田之遺事猶曰三分之也止而再榮孰與李之萌生不植而榮者乎稔君亦世孝友乃益刻厲以行義振事父籲瞽復明廬墓有鹿雀馴擾之異母譚年既高不忍旦夕離力辭三貢逮卒

唐莫歸始起應貢而其於同產弟三陽鳴陽向陽南陽哀死療疾幼撫長誨無所不盡力族弟五陽念為父常憫其蚤孤也撫而誨之與同乳均以故諸弟視君猶父也協氣和風充溢增闡荆之榮母亦天表之應而暴其孝友以為世勸也歟君既喜其事之偶同田氏而懼夫後之不續以語伯子臬曰昔蓋有兄弟欲分異者出門而見三荆同株連陰接葉嘆曰木猶欣聚况我而殊哉還為雍和故人而反荆不若不可為孝子矣於是肖荆名伯子自為訓語遺之而欲其轉相倣倣於子孫者常如今日此其所以衍孝友

之緒於無窮者不有道哉乃余則謂孝友百嘉之宗也至和之積福祉從之矣紫荆瑞李其將使奇樞傑榦干霄合抱之材叢生並茂於一家行出而棟乎明堂不則何徵焉君之著於衡者種種皆仁厚之德長者之風顧猶局於庠序而未盡展其子若孫繼而述之于以顯施邦國克被寰宇斯君所為重有望於肖荆者已斯君所以欲余言之者已

壽封君賓湖翁八十序

經術之用其有窮乎治之而有餘於禔身其澤以傳諸子孫故禔身則身用之達以效於君窮以化於鄉

而澤之不能不流於子孫必且竟以効之君盖旦假物於人暮執左券而責之有得有不得植種於地及夏而耨之至秋而刈獲焉雖有不得不其鮮乎夫其子孫効之與夫自効之者豈殊也以其子効之君以其身化於鄉若此者其用彌積其澤彌長其壽彌康吾以其理卜焉教年伯賓湖先生者盖治經而不究於用授龍華太史以用於今日今太史奉

使命於岷也事竣得以其私請而侍先生於家踰歲乙酉先生春秋八十太史將稱觴祝而同年之以一言祝先生則屬不佞謂不佞辱深交於太史知先生

之能以經術成太史也乃即頌述先生經術之用以  
壽先生太史之言曰自吾家大人以上三世一經矣  
世食貧而不徙業以及於予始用經術起難哉難哉  
家大人之於經至勤苦也里中受經去而為名士非  
一訖以不偶豈其當耶嗟乎此猶未盡其大較也儒  
者之攻一經斤斤然於其傳說不敢妄錯一趾即不  
售而泯泯其於揣心諧俗而無忤不啻過矣夫若人  
而豈効目前邪世有寶西竺之籍太上之篇者莫不  
指以為善而逆之於後將有福利在其子孫以視儒  
者之於經何如哉矧世一經乎太史頃以文章顯守

在詞垣列侍從之班

天子日益雅意經術太史故嘗受經先生攻苦而就  
其業則既以養性節情總術而綜物其於

經幄備顧問効啟沃論思之益則本業矣豈盡太史  
才也母亦先生之世其經術精之所凝注若釀者之  
待縮貯者之當啟而太史乃赫然振發也先生用太  
史貴受

覃恩封不色喜每手書誡太史勿以仕宦故改貧素  
其解儒冠着山人服而灌園則在太史補弟子員日  
也居宗黨鄉里中見小不如禮輒面責之然坦夷無

他腸人卒無後言而自解儒冠來十餘年足未嘗涉  
城府始封為一加冠袍間強出受郡邑侯大賓聘自  
餘冠袍不更御大布脫粟如故也夫以先生之操行  
若此將所云斤斤於其傳說不妄錯一趾者非邪格  
於竒數曾不得身以其經術効之君而積之以留於  
太史得効之於君矣而先生之恂恂一鄉不以未貴  
誠既貴侈也鄉俗之厚功繇先生豈第以成太史哉  
經有之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敬以為先生壽樂只君  
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夫太史為邦家光  
則先生壽無疆矣是亦以經術卜之也

贈瑞庭曾君令長洲序

學者所以學為政也學不以為政則無為貴學矣平  
居未嘗學也驟然而與語曰子之為政也其必學焉  
其人必復之曰吾求之於政則急矣何必曰學此迂  
論也平居固嘗學也及其為政幡然而改慮曰吾向  
也學今也政學於政為贅疣政與學為兩事也其友  
必謂之曰學果不通於政乎向又何學為毋亦未有  
得於學哉政安可不求之學也瑞庭君者蓋所謂平  
居學焉者也今年春第進士觀政於吏部吏部選君  
孫月峰公知其才且賢而元相申公欲得人於其鄉



之長洲以治其繁劇選君謂無如瑞庭君者於是君  
為長洲而其別也過予而問政予向與君以學相切  
磋今幸君之得行於長洲而又幸長洲得觀君之學  
於他日故於其行仍以學之一言贈焉其言曰學蓋  
有二術云泉之濬於山也所以潔其源一挹取之則  
有餘清矣鏡之韜於匣也所以養其神一啓視之則  
有餘明矣故學之術曰微吾黨之所以內潛其心以  
樞萬事也絲之棼也必緒而理之有弗治則無以為  
纂組矣璞之剖也必琢而磨之有弗治則無以為圭  
璋矣故學之術曰精吾黨之所以周慎於心以成萬

事也長洲固天下大邑也地產之浩穰而征賦有不  
勝輸焉闐闐之囂雜而質辨有不勝聽焉冠蓋之旁  
午而供帳有不勝備焉情態之錯迤而接遇有不勝  
愜焉紛華美麗之相眩愛憎毀譽之相撼將何以定  
此心無累於外物乎然有道者於此固方幽幽默默  
凝然湛然事多而中無事境愈躁而心愈微也微則  
靜靜則安外物之來小大有定乃猶兢焉業焉精而  
思焉即其事揆其變執其理劑其情從容以詳審委  
曲而善應要歸於當而後已也夫是二術也學也政  
之所以達也蓋終日與事交而未始出吾宗政學之

紫園草卷二  
相通本若此矣往哉即長洲以驗於天下世之不迂  
此學而相與求之古人必自君始矣夫

### 賀封君郭兩峰翁壽序

歲壬午夏鴻臚歐陽瞻南示余恩綸介壽編余讀之  
竟謂瞻南曰曩固聞郭青螺公名翩翩墨卿文士間  
今其尊人兩峰翁不減鹿裘之龐德角中之林宗也  
彼其能有青螺公也非偶哉瞻南遂請曰兩峰翁今  
年壽六十矣秋七月寔維觴祝之期誠微惠一言豈  
惟翁驪然為舉一觴青螺公在潮喜翁介壽於祝者  
之有詞也斯不亦為某重乎今年春青螺公會以

覲入都相過卒卒論心未暇已余問潮州狀於粵人  
則具言青螺公本以文學稱一時顧其於吏事精練  
敏妙不第漫然為踈莽者其宅衷冲夷予恕仁心為  
質要以宜民鎮俗風化行於海隅則自其為閩郡理  
効歷郎署物情無所不諳故郡治斤斤若此有繇也  
余聞之心伏焉缺然不能與之朝夕以為恨今年秋  
瞻南復過余理前語且謂公既習潮州矣於以祝翁  
復何難於詞乎余乃諭瞻南曰夫祝者助也弧矢之  
旦戚賓合沓舉酒相屬頌述行義歡聲雷動願翁壽  
考故天人合同而壽介焉若以助之也又祝者足也

翁以長者尊禮於鄉厥有令子文章吏治燁然當世  
數受褒貶銀艾煥爛既極人倫之樂而祝者願翁介  
以遐壽享之無彊則五福於斯備焉若以是之也然  
余聞之君子之事親也奉其遺體於君功德在民矣  
其報在所生其餘慶在子孫青螺公之於潮州猶發  
軔也猷念之積安貽廟社勲紀太常天心帝眷輻輳  
而至所為介壽於翁者豈有既哉微獨祝之者矣

賀蘭台陳君父母褒榮序

諫議順齋鍾君與儀制蘭台陳君同起家慶州縣令  
陳君以金華補龍泉而鍾君為遂昌皆以三年考最

膺

褒典得及其父母鍾君之父曰面溪翁居常着山人  
衣揆奇名勝僊僊物外有以自樂既受封則強而加  
冠服束帶稱貴人陳君乃過而賀鍾君曰頃相從於  
處日簿書勞苦所冀幸受上知憫恤其私微惠綸音  
之錫寔為親榮然尊公之葆享此也豈有量哉吾無  
術起先人九京制詞下第以其時還上父母冢墓告  
而焚之愈不覺淚之漉漉交頤淫淫而不能已也誠  
何用以其虛貴貴乎鍾君謂曰我

國家重令視今以上三年之政成數薦而得考聞於

天子報之曰能乃有褒故得逮親而慰孝思述懿錄則德重光闡幽潛則節暴著慎考課勸廉平固以此也往尊公聯舉進士為刑部節槩才諳名籍甚然年未四十遂即世其功業不能竟齋志緼結今以君之績上其行誼烺烺具於上褒稱之者洋溢聽睹以視身泯名不復顯於世舉其平生莫有述之者何如哉今年春會以

覲偕入都順齋語余吾必有以賀陳君惟子詞之已覲歸受檄復入督余者益急其之南中余乃脩諾為詞致之曰夫陳君豈無睹於物理之恒乎龐厚醴粹

之氣相待而難相值故有偏至而寡完享殆必世蓄德焉鍾其全而衍之紹美凝祉用光於前人君先世咸有隱德壽有至百歲及刑部公穎然顯名矣碩未究於天年此豈非其鬱結停注者乃所以昌之於君而大其緒邪漢于公曰我治獄有陰德未嘗有所究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刑部公曩為大司寇鄭澹泉公委覆秋決反復參訊纖悉委曲乃貼說以進鄭公為之嘉服暇日披律例讀之摘其疑者數條正疏註之訛推隱微之旨纒纒數百言皆中肯窾推是心也倘于公所謂不究

者乎其後之興而龐厚醴粹之鍾其全於君衍於世  
世自今而上所以褒稱其父母且及其王父母寧第  
以龍泉令我陳侯筮敬仲曰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  
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嗟乎尊公之榮施於後而君之  
能詒其父母榮也又不可以賀哉

壽徐巖泉先生七十序

徐巖泉先生今年甲申二月當誕降之辰其壻朱新  
涇君授官赴浙藩得以其時過家則語節曰祝先生  
長者必以詞君守詞垣於翁固嚴事之曰先生先生  
而不詞之則今歸何所藉手為君語於翁乎余乃告

朱君曰君第謂余先生先生於翁往者翁所取士而  
嚴之云爾亦知先生大有造于節乎則烏得而不詞  
哉方先生為御史巡鹽淮上我楚耿楚侗公督南畿  
學談學甚著先生所與楚侗公談僣僣疊疊反復孔  
門克復之旨何其辨乎暇則取語孟學庸筆其所欲  
講於人者為初問一編其於聖賢微辭奧義有味乎  
言之而授節使讀焉凡節之不僅僅守章句思求聖  
賢於訓詁外皆先生教也其後先生督北畿學因古  
太極圖推衍而備列之為古太極測一帙使學者鏡  
覽而易感發節與友人王生計偕至京師先生手授

馬一日披誦至陷溺禽獸圖瞿然而曰人之不學固  
遂至是邪因相與矢天而盟必有以自立蓋自此乃  
知妄意於學矣以節之不肖為先生門下士久提耳  
而誨不為不數至起念發軔則偶以圖測始有所激  
不則暴棄一生曹不知所以為人豈及悟其非哉迨  
先生再移官家居不復得見忽忽二十年今壽亦七  
十高矣永惟成我之恩宜何以祝先生乎蓋余聞之  
舊記云脩性所以養神安心所以全身泊然無擾則  
體氣平和形神騷動而欲長年天下無有先生剛敏  
沉毅荷重肩鉅獨往不顧天下無難為其在內臺如

無有中傷之者固必駮發於邊圉樞筦之間以竟其  
所欲張設豈不亦得意愉快乎母乃計慮不遑則神  
勞寢處不適則形憊棲遲偃仰震澤之濱歌詠先王  
之風所謂康濟一身者非邪自今而益相羊暢豫以  
究天年於期頤不可卜哉禮七十曰老而傳解之者  
曰非第謂傳家事任子孫也謂傳其道於門人節學  
不力不足以任道去東海遠思先生之教而不能親  
有以承之獨柰何然先生德壽方日邵儻異時尚樞  
衣從哉則節固顒顒東望祝矣

贈內兄劉仁所序

余內兄劉仁所少嘗從仲父東齋公來郡中學舉子業閱數歲幾成而輟學焉蓋愀然謂余曰不肖孤母胡茹荼孀居人子所不忘刻厲於學以顯其親然吾觀於士人之窮達遲速豈不繫於命哉公妙年登薦書於鄉視一第猶掇之也甚易乃顧遭頓偃蹇不効於南宮歸第手一編吟吟不休耳而處益困則吾欲以學執左券於顯親難矣吾不能俯首效經生為則日侍菽水母側固有餘閒而家乃在嶽峯之陽吐霧白石之陰溪流前繞青嶂合沓得肆意焉方是時東齋公已即世祖田山翁恚謂始之督東齋公學劬矣

不酬其志故亦不強仁所竟學豈亦其命爾爾也仁所雖中廢舉子業以在郡中聞程天津公與談學凡余所涉於學之語或已不能記憶仁所舉其辭問焉謂余曰夫學本不離日用間公往者不常書之卧榻前乎曰眼前道理心多愧肩上綱常擔不輕夫舉業取世資者耳余亦憮然喜仁所之知學惜其疇曩之不力以列於士而觀其成於施用也至是而余叨登第將九年仁所來京師訪余則賀余曰吾幸拜太夫人神王骨強年七十五高矣髮猶半白齒落而復萌生得壽徵焉此以安公之養於邸中者未艾也公昔

久困而竟致身雲霄之上榮施壽母豈惟人不以期  
公亦公所不能必之於天也余重慙才能淺薄恐終  
有負於遭遇而辱吾母遂無以應仁所而會仁所以  
例授親藩典儀正將還衡山余乃操筆擇言告之曰  
凡物之數隆冬極寒被冒冰雪枯荻遺根噓以春陽  
漸乃華滋無不暢遂胡孺人矢志盛年稱未亡人比  
于冰雪今仁所授秩闕下歸而具衣冠稱慶於堂上  
天之祐善其將介祺壽於垂白錫福胤於充閭固亦  
華滋暢遂之日乎祖田山翁曾以高年奉恩例給冠  
帶今壽八十有五矍鑠如壯歲人積善願壽厥有源

本弟必學績學嫻詞穎然庠校中舒英發藻行一日  
而千里則與仁所固爭秀而競爽者也

### 贈都諫涵臺萬君擢山東大叅序

今年春二月例推擇都諫久次者二員晉卿寺方面  
涵臺萬君次當得外轉故事外轉者不以陪卿寺之  
擢銓部重君離上左右而格于例之惜特疏君名以  
請至是乃擢為山東大叅云自有是命諸嘗與君同  
讀書中秘者戀戀于其將別謀為言以叙其行節不  
佞幸從諸君後固願受簡述所為傾嚮於君者忘其  
詞之拙且陋也蓋人臣奉職任事非電掣霆擊喜事



勇為者之難惟法之視區畫審定斷然其不可易此其為難也亦非循跡泥故因仍沿襲苟以塞責而取容之難事理內晰持論獨慮務以增埤闕畧變通圮弊而不怵阻於毀譽此其為尤難也萬君本以中秘入諫垣不亦故與吾黨勤苦筆硯文字間爾已乎顧其為人即妙齡乃已篤誠不欺敦大重厚明於當世之務

國家之大體練習老成若自其天性固然者前後所上疏不啻數十牘總之莫不原本典制符券物情鎔裁剗割動適機宜故上之開廣聖聰導宣德意而下

乃法守昭明政體歸一也若疏裁

宗藩歲祿固易沟沟謹動君奉勅書遍歷藩國與之悉心商定兩利俱便期在經久還乃奏上覆允之今刊布行矣此豈飭疑事撫不根迂言而難行者能耶又豈逡巡次且重重故常動易撓惑者能耶即君欲有所論列度時或未可卒行莫不勸沮固且已之君慨然謂吾廁在言職而抱一得欲有所以效款款於上有如即已而不言後寧無不及之悔耶誠難與較利害計寵辱者同日而語也古人有言曰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君子易地而必行其道在遠而不改

其度君行矣肩重任鉅當自今日始曩之居中可否  
昌言疊疊於所興罷躬且自操柄在所注厝之實人  
將於君傾耳拭目焉則豈有異術哉曷亦毋忘其素  
率循而無改經綸參贊之業其可勝道哉嗟呼不佞  
又竊有感焉自與諸君游迄今第若干年莫不擷英  
振藻吐竒著烈聲名殷殷殿陛之上若君其尤也乃  
余猶然昔之鄙儒耳則誠有嘆慕之懷焉則誠有嘆  
慕之懷焉

壽周東沙翁八十序

湘潭周鳳里君自蕪湖令徵拜監察御史奉

命督理馬政屯田居京師尊君東沙翁今年乙酉壽  
八十五月念七日為初度之辰鳳里君方以其時出  
而按歷近畿諸郡念不能歸效觴祝則間語同郡閭  
春霍君同僚李旭峯君愀然曰大丈夫患無所用於  
世跡不越閭巷良困顧一挂籍於朝憂在公家兢兢  
靡及矣乃如不肖自去為令迄今違家大人側當諸  
弟屆上壽期旅進繞膝而不得俱則誠無貴為浮榮  
而愴悅南望以咨戀也二君以其語語余余解之曰  
夫所為壽於家者謂躬以其觴觴而祝之則與諸弟  
間增一人祝耳何如壽之於朝凡吾楚之仕於朝者

莫不謁鳳里君而賀曰君有翁八十翁有子賢宜什伯八十是君遙祝翁而楚人又交口祝也顧不多哉於是旭峯君則又謂余宜有以勒之於軸以代祝詞余不佞嘗登南山赤帝峯見巨松焉其高十尋其徑十圍不知其幾何年矣枝連葉接亭亭如翠蓋至者息而蔭焉枝葉彌蕃蔭者彌遠也翁二十遊庠校四十充貢入成均以終養不試于官好禮樂施積義而蓄德為其平生今閱八十年乃鳳里君為兩邑令皆有聲蹟至今擢而長君鶴臯翁業用守令循良顯今左轄江省方以異等特薦蔚然公輔之望令鄞鴻區

君者亦起進士而鄞之人咸頌其德政不容口是翁操植之於一身以能駿發於賢胤在所蒙蔭而承澤豈有既哉翁蓋有六子選貢君及二季廩學宮俱賢儔諸孫克博士弟子員又已十人詰旦啟壽筵各捧一觴合而祝翁聲騷動如雷翁衣金緋坐堂上肅賓戚入而鳳里君使使以祝詞獻自京師至鶴臯公與鴻區君之使又先後自江浙至翁聽覽不暇心沾沾喜色油油悅瑤池瓊島信未足方斯日也長生家之言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怡而形適壽滋泰康翁數膺封綸貴于鄉然以不任職服勤靡鞅掌盡瘁之

勞五柳三迳之間惟日訓誨其子若孫以自娛耳神  
既不注於外而愉快甚復若此也所謂延年益算不  
以丹砂翁之壽當愈無涯而鳳里君又何必刺刺然  
愴恍南望而咨戀為也

### 壽部君序

去冬部生之彞既卒業太學過而別予予問部生頃  
遊太學視所為學於郡邑者異乎哉部生曰不同也  
士進郡邑學稟學於郡邑博耳博士於弟子期以朔  
望乃期之而入各署字畢即罷去不問其業也其試  
也以月不試不至也督學至則第率之往矣士無嚴

博士者國學士之聚也四方雋喆敏辨知名之士往  
往遊焉予所事師咸宿望宗工鉅儒稱國師嚴重人  
人憚懾其條教要束謹莫敢踰越而又日日以晨入  
其課之也勤而督過之以尺寸士以是不能終歲處  
焉今歸乃得一省吾家大人甚幸予曰郡邑學以寬  
廢國學則飭繫厥師也國家所以造士之指豈有不  
同者哉夫其程之者不外乎章句文字之間入而鳴  
鐸出而振鼓趨走有節先後有序而揖讓有禮皆所  
以磨礪其崛彊頑蕩之習消融其驕戾惰傲之氣是  
以能俗祛志立智開心朗倫理秩叙而孝弟之行成

也郃生聞予言色忻忻喜曰吾獲遊太學乃今知所以學焉于是郃生歸凡數月復自吳橋走京師謁予予曰子來云何郃生曰今年八月之望為家大人五十有六壽辰既已與彛之兄曰鼎者以其旦稱一觴獻之矣先生固嘗示之彛所以學亦願先生示之彛所以壽予曰子之壽其親也其亦以學乎故學之為敬養則知所以順其親矣是故順其親而親悅學之為德行則知所以脩其身矣是故脩其身而親榮學之為事業則知所以成其名矣是故成其名而親顯親悅則壽志愉情適而形乃暢體乃舒也親榮顯則

壽遠近頌義芳馨播流則享期頤當年而永令名於無窮也故非學弗悅弗榮弗顯乃何以壽其親郃生色油油津津躍然避席起曰吾聞學於先生乃今知所以壽親焉願先生次其言以聞於家大人而不肖與兄鼎將書之紳則吾家大人壽先生錫之也予曰諾然吾聞郃生之翁曰臨溪君性醇謹樸茂有孝弟行而尤好慨忱扶義振人之急亦其素學而屹然者自壽盖有道云

程君雙壽序

程天津翁有弟蘭谷君與其配唐壽皆七十翁之子

從簡從箴商京師甚困顧瞿然嚮予而念蘭谷君也  
曰吾父之遊羅浮不歸童童踰六十乃吾叔壽且康  
綿延未艾又與吾叔母偕是吾不能得之於父母而  
得之於叔父母猶父母也顧先生惠一言責之其亦  
念為吾父之季也而許之乎余乃舉壽之說以復二  
君既以為雙壽賀且以慰天津翁固未嘗不壽也蓋  
人有壽以年者有壽不以年者壽以年者歷少壯積  
春秋以極於暮齒眉龐龐然白體軒軒然仙也其子  
孫相與舉酒而觴之拜而祝之故曰以年壽壽不以  
年者行立而名顯德成而道尊明乎先聖之所傳說

而能有以自守特起於稠衆靡蕩之中而無忝於所  
生若此者其神常存超於形氣年數之外而巧曆之  
所不能得也其子孫相與思其緒而繼之述而志之  
故曰不以年壽夫二君之欲祝乎蘭谷君也其亦可  
謂殷殷篤矣福有所獨鍾理有所必致自七十而增  
長之雙白並垂以至于百年是蘭谷君之所以介於  
天乎吾私以為程氏慶天津翁以布衣商於江湖乃  
從心齋先生講格致之學其氣魄擔當微有以似先  
生者與人言真切肫懇所至導人於學甘貧樂道之  
槩挺然學士大夫間固不得而少挫也斯其人即不

能起之於九原詎謂其神泯泯天壤間哉嗟乎二君  
之於蘭谷君則祝之矣祝之是矣其於乃翁壽固不  
以年也母亦思其緒而繼之述而志之乎吾私以為  
程氏望誠思其緒而繼之述而志之其於以錫光雙  
壽而昌程氏之學脉也曷其有涯也哉曷其有涯也  
哉

蘇園草卷二終